

# 蔣廷黻暮年在華府 (上)

周谷

## 突然出任駐美大使

聯合國第十六屆大會因外蒙古申請入聯合國一案，而涉及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的地位，駐美大使葉公超爲這一最棘手問題，奉令於民國五十年十月十三日返抵臺北。葉在臺述職期間尚不及一個月，便內調行政院不管部會政務委員，從此一去不返。總統旋即內定常駐聯合國代表蔣廷黻出任駐美大使仍兼聯合國代表原職。中國政府於這年十一月四日以絕密案件向美國政府辦理新使徵求同意。美國政府以最快的速度於民國五十年十一月十六日復照同意，盼我政府儘速發佈任命命令。另並暗示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常任理事國，其駐美大使不宜兼任該國常駐聯合國代表。這樣一來，政府不得不即刻處理新舊任大使的任免手續。總統十一月十八日命令：駐美利堅合衆國特命全權大使葉公超另有任用，應予免職。特任蔣廷黻爲駐美利堅合衆國特命全權大使仍兼駐聯合國常任代表。特任葉公超爲行政院政務委員。此令。

政府高級人員的任免案件，多年來就成爲國家的最高機密。……

自大清光緒四年（一八七八）出使美國欽差大臣陳蘭彬，代表中國首次向美國第十九任總統海斯（Rutherford B. Hayes）呈遞到任國書，至民國五十四年（一九六五）五月駐美特命全權大使蔣廷黻老病歸隱，駐美使節計二十三任，多爲名流學者，一時物望。中美關係多靠老成謀國，綿延不絕，歷時幾九十年了。

有清一代對出使欽差大臣，遴選極爲慎重，需有一定的功名地位，始有陸選可能。清朝皇帝從來不會派遣他們的殿前侍衛哥什卡一類親信，內則六部尚書，外則任封疆大吏或出使西洋各國。乾隆隨身近侍和珅也只能在朝中弄權。近侍內廷擅權各朝都有。到了推翻滿清專制王朝後，民國政府對這種專制、專橫程度，自然是澈底改革，氣象一新了。

聯合國第十六屆大會於民國五十年十二月二十日閉幕後，我常駐聯合國代表團事務稍閒，蔣廷黻決定第二年初前往華盛頓就任本職。蔣大使夫婦於民國五十一年元月九日以極愉快的心情，自紐約乘火車抵達華府。蔣大使十二月正式向美總統甘迺迪呈遞到任國書，特別受到甘迺迪

總統的敬重。

蔣在呈遞到任國書前二日，先訪美國務院主管國際組織事務助理國務卿克里夫蘭，談我國在聯合國代表權事。克里提及他與國務卿魯斯克均關切，蔣代表如一旦正式離開常駐聯合國代表職務，中國新任駐聯合國代表可能發生資格問題（如在此時更換代表在證書審查討論時，可能發生資格問題）。蔣大使表示更換代表諒無問題。他自己曾向我政府早有表示，兩職各有專責，均極繁重，不宜由一人兼任。但政府考慮後仍令兼任。也許以後情況有變化時，將會另作處理。

## 兼職問題往返電商

蔣大使到任後不久，政府決定原則駐美大使以專任爲宜。因此，政府於民國五十一年六月二日特別先徵求蔣大使的意見說：「近年我國在華府之接洽，與在聯合國之折衝，有增無減，端賴賢者主持，至爲敬佩。先生兩地奔波，辛勞可知。」非常體貼他高齡出任艱鉅的苦心。又說：「最近美國訪華有關人士，甚盼我國駐美大使常駐任所，與美高層決策首長，經常保持密切聯繫。」

中樞為重視中美合作，決定將華府、紐約兩職分別專任。因此特別徵詢先生意見，就目前國際局勢及我方之需要，先生專任何職對國家最為有利。政府咸以多年來，先生在國家艱難之中貢獻至大。中樞界尚正殷。今後先生究以專任何職為妥，中樞尊重先生意見，甚盼獲悉卓見，以便採行。這封電文對蔣大使如此推崇、客氣、尊賢、敬老，恐怕是中國官場中稀有的人事現象。

蔣廷黻六月四日的覆電，措詞也不亞於政府的來文，蔣先說聯合國之實際重要性已逐漸減少，此點會員國政府多已明瞭，但皆不願公開承認。而國際間的衝突，多不願聯合國過問。聯合國之無能力，此種趨勢必繼續推演。政府既有意給予服務機會，他說願在華府效命。

政府接獲蔣大使的復電後，尊重他的意願，免除他的兼職。外交部並於六月九日通知他辦理我國新任常駐聯合國兼出席聯合國安理會代表劉鐸就任事，七月二十九日總統正式明令免除蔣大使的兼職，同時特任劉鐸繼任。

蔣大使正式離開聯合國職務後，政府對他勉勵有加說：「十餘年來國家危難重重，執事在駐聯合國常任代表任內，艱苦奮鬥，功勳卓著，良足矜式。」這是錦上添花，有點像褒揚令中的文詞。九月中旬外交部要蔣大使提供劉鐸提前到任的時機及技術上的卓見。蔣本人一向注重大原則的決定與政策的研究，對技術上的細節問題向無興趣也不注意。所以他在九月十七日很不客氣的對外交部說，提前改派劉代表為聯合國安理會正式代表，原則上絕無問題。至於技術上之枝節，

劉代表知之極為詳實，他無特殊意見可供參考。蔣在三年多駐美大使任內，主要任務仍在處理聯合國中國代表權老問題，其餘兩國間重要交涉，他都嚴格遵照政府指示辦理。他不是「將在外」的人物。

### 美國朝野俱予敬重

蔣廷黻在美國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得過洋博士，是我國早期著名歷史教授之一。早年曾在北京著名學府任教，我國學術界提起蔣廷黻都很欽佩。蔣常向他的老朋友表示，他自己之所以日後能出任政府要職，多得自他自幼一貫努力不懈的精神。民國二十五年十月他四十歲時受命出任駐蘇聯大使。民國二十七年二月回國重任行政院政務處長。民國三十三年轉任行政院善後救濟總署署長。兩年後因「美國血清案」自動請辭，擬重回杏壇。

常駐聯合國代表前任外交部長郭泰祺，民國三十六年六月初在任內突染重疾，一時不能執行職務，政府特給假三個月。另派開在上海的蔣廷黻暫代出席聯合國安全理事會代表。在戰爭期間，蔣廷黻一直夢想在戰後首任臺灣省政府主席，想不到却去了紐約重任外交工作。

郭泰祺後調任駐巴西大使，蔣奉令真除。民國三十八年九月中國向聯合國第四屆大會提出蘇聯破壞民國三十四年八月十四日簽訂的中蘇條約，即著名的「控蘇案」。接着民國三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控蘇案」在聯合國第一（政治）委員會討論時，蘇聯代表維辛斯基搶先發言，否

認以蔣廷黻為首的中國代表團。這是代表權案第一炮。

自此日起以迄他民國五十四年五月辭卸駐美大使退休為止，在這一段漫長時間，蔣廷黻在他的衆多幕僚協助下，表現了他極高的智慧。其中他的特別貢獻在促使聯合國於蘇聯不斷抗議反對下，通過了中國的「控蘇案」。十多年來他在聯合國內為維護中國代表權，舌戰羣儒，聲嘶力竭。因之，他在國際論壇及美國外交界，都建立了他不可的外交聲譽，更贏得了「鄉音不改，功在國家」的歡呼。

為此他付出了後半生的全部精力。到了民國五十年十月他雖以垂暮之年，多病之軀，還受政府特命，出任駐美大使，應付對美交涉綽綽有餘，但體力已大不如前。雖然如此，他仍受到駐在國朝野的敬重。甘迺迪總統也極為敬佩。這位中國老外交家，美國務院自國務卿魯斯克以下，提起蔣廷黻蔣 (Tingfu F. Tsiang) 誰也敬重三分。

國務卿以及國務卿以下國務院高級官員，與蔣大使相晤時，除中美間的話題外，經常順便向他請教一些有關蘇聯、中共、越戰、聯合國等重要大問題意見。國際間如發生重大事情，魯斯克一定立即面約蔣大使密談。蔣大使都盡其所知告訴對方。魯斯克非常欣賞這位學者老外交家。

在野的如美國學者名流，也常與蔣大使接觸，談論中國歷史文化問題。已故美工會領袖閔尼 (William George Meany) 與他私交很好，常向他請教疑難，由此可知蔣大使在彼邦的聲望

之高。蔣於民國五十年十一月四日內定出任駐美大使，即向美政府辦理新使同意手續。國務院十一月十六日照會同意。蔣在常駐聯合國代表團事務未了，延至第二年元月十二日才向美總統甘迺迪呈遞國書。三兩天內蔣即完成呈遞國書手續。

常常自稱「科班出身」、「從小媳婦熬到婆婆」的行家周書楷，繼蔣出任大使，到使館後他不斷催促美國國務院幾達五週之久，才安排出向美總統詹森呈遞國書的極短時間。蔣的後任就不易常與國務卿及其下高級官員保持密切關係。除政治原因外，人的因素在外交上也是很重要的。聲望不全是由職位所能建立的。

### 士人風度典型已遠

蔣向政府報告，分析外交情勢，必出於肺腑真誠之言。不像有些人習慣上多作喜報，直使主管當局喜上眉梢，認為國際局勢多麼對我們有利啊！胡適、葉公超、蔣廷黻這批忠心衛國的卓越有識之士，一個個死的死了，走的走了。這個局面要維持，人才怎麼起用呀！

蔣廷黻所秉賦的個性、學識、才智都特別為西方人所喜。尤其他的正直、誠懇的作風，使人更易與他相處，但也給他帶來麻煩。他主持會議總是滔滔不絕，很難令他人有發言的餘地。而他又始終堅持對一個問題的一貫看法。他不是一個容易被說服的人。他對政治外交等問題，有其一貫的歷史見解，像泰山一樣絕難動搖的。

他做官沒有中國傳統氣勢凌人的官氣，完全是中國傳統士人的風度。所以他既能受國人的尊

敬，又能受西方人士的推崇。像這樣一位可親的學者，在學術上，四十歲後並未作出更大的貢獻；在事業上，身為欽差，未能有機會貢獻其智慧，於國家政策的制定。十分可惜！人總難很完善的。

### 信任幕僚注重原則

蔣廷黻親筆寫的中文及英文公文稿件，文字較深，但敘事清楚，筆法古樸，一看就知道出於公文行家。非久經歷練的人，絕寫不出他那樣老練的公文來。就他已發表的文字來看，條理嚴密分析有力。他偶用「泉清」、「丁一夫」為筆名。他說中文自然帶着濃厚的邵陽鄉音；他說英文雖免不了有中國人的味道，但咬字清楚，而且抑揚頓挫，連洋人聽來都覺得過癮。

他在駐美大使任內採用幕僚長制度處理公文，他說他是辦外交的。兩國間次要交涉，他都批由使館公使江易生逕予處理，也不必事後再「呈閱」，隨即歸卷。他對這類事要儘能做到「無知」。蔣親擬的中英文稿件，均不直接令先發，總先囑交由公使江易生及其後任沈錡以及使館政治事務參事鄭健生等表示意見，如有意見再持蔣大使所擬原稿，與蔣大使面商修改與否。蔣大使也一再叮嚀公使他們，如他親擬的文稿上有錯別字「就直接把它們改過來，不必再拿來看。」所以使館公使常在蔣的文稿上，不但是要改錯別字，他老人家有時疏忽，文義不清字句脫落的地方，均由公使直接修補，蔣認為他的幕僚長做得很對。

文電發出後直接有關國家利害，個人有時思慮不週，難免會有差錯，多人參加意見協同合作總是利多害少。蔣老夫子的親筆文稿，江公使在任時常在他的文稿上親書「照發」。後任沈錡公使也書「即發」。上司的文稿由下屬來批發，在中國幾千年公文官場中恐怕是前無古人了。因之使館的同僚對蔣大使處理公文的原則和作風十分欽佩。但一個處事有原則的人，也常不容易得到他人的諒解……。

### 駐蘇大使痛苦經驗

他在駐美大使任內，雖遇國際上重大事件或兩國間重要交涉，他從不直接電呈總統，總是「外交部並轉呈」或「外交部轉呈」。通天大使胡適總喜用「布雷兄請轉介公鈞鑒」或「介公鈞鑒」。蔣委員長號介石，人多尊稱介公。布雷當時是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侍從室主任陳布雷，他協助蔣委員長處理要公。蔣廷黻的前任葉公超經常上書言事，總是寫「總統鈞鑒」。

蔣廷黻辦公文何以如此謙遜，有其一段艱苦的教訓。民國二十三年蔣在清華大學任教已滿五年，依例可休假一年進修。政府有意借重他，要他以調查散失的明朝「永樂大典」等國史資料為由出國考察，他於同年八月十六日自北平起程，途經東北、西伯利亞，先往莫斯科查閱。在莫斯科住了兩個多月未有所獲，便於同年十一月十日繼續前往歐洲考察。

蔣於民國二十四年回國後不久，便去南京任行政院政務處長。第二年十月他便拜命接替「草

字頭的「顏惠慶出任駐蘇聯大使，這是他第一次擔任外交重任，他還自組班底浩浩蕩蕩前往蘇京就任。他初任方面大員，對外交事務有些陌生，所以他到任後，堅留早已相識當時尚任駐蘇大使館參事，即將就任駐丹麥公使新職的吳南如在館幫忙幾個月。

蔣就任尚不及一個月，國內突然爆發「西安事變」，中外震驚。蔣大使突接行政院副院長孔祥熙來電，囑蔣立即向蘇聯外交部嚴重抗議蘇聯干涉中國內政。

民國六十一年十月吳南如來華府治病曾告訴我，他當時親自向蔣大使建議，立電外交部請示可否就此向蘇聯提出抗議。蔣對吳說：「孔副院長親自來的電報，還有什麼問題。」吳不便再說。蔣立囑吳等預備文件，偕同吳南如於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七日親自會晤蘇聯外交部長李維諾夫。見面時蔣先說明來意，李維諾夫聽後大為不悅，說蘇聯與此案無關，立即將蔣大使所送的抗議書丟進垃圾箱內。蔣又親自從垃圾箱內取出這件公文，然後放在李的辦公桌上，立即掉頭而去。蔣大使出任外使第一次嚐到沒有外交經驗的苦果。

蘇聯外交部立電其駐華大使鮑格莫洛夫，向南京外交部抗議蔣大使的抗議。外交部事前不知道蔣大使的抗議，對蘇聯大使的抗議為之茫然。傳外交部部長張群為此事特電令蔣大使，嗣後對外抗議非經呈准外交部不得擅自行動。從此蔣大使在莫斯科陷於孤立，連蘇聯外交部主辦的各種外交聚會，都很難應邀參加。差不多拖了一年，蔣

大使便匆匆回國重任原職。民國六十四年五月我有機會拜見了外交部老部長張羣岳軍前輩，我趁便提起李能梗在「外交圈內二十年」一書，說他為此事曾對當時我國駐蘇聯大使發了一道嚴厲的訓令，不知有無此事。他老人家說這事過了這麼多年，怎麼也記不得囉。

蔣廷黻經過此次教訓後，一生從事外交工作，一切奉令唯謹，嚴格遵照外交部的命令辦事，對公文按一定的程序處理，再也沒有發生過別人把抗議書丟到垃圾箱的事。

### 晚年很少發表文章

蔣本是學者自從政後，很少發表他自寫的文章。民國五十一年七月他的清華大學一九三四年級學生趙廣國在臺北主編「清華校友通訊」，來函請他寫一篇悼念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的專文。蔣大使親自撰寫的專文是這樣的：

「要紀念梅校長，可說的話，應該說的話，真太多了。我不但在清華作了六年的教授，我一生最愉快的六年，而且在離開學校以後，無論是在西南聯大階段，或是在戰後的復校階段，我都時常注意清華的演變及梅校長的苦心維持。最近十年，因為我參加中華文化教育基金董事會，我對清華的關心及對梅校長的敬佩更為增加了。」

「我現在只寫一段有關戰前六年清華發展的歷史及梅校長的貢獻。沒有問題，

在那六年之中，清華有長足的進步。在理工兩學院有進步，在文法兩學院也有進步。到了抗戰軍興之際，清華大學，在梅校長領導之下，毫無問題的，足夠大學界的國際水準。

「在那時候，清華的評議會，由梅校長主持，通過了一種教師待遇條例，其要點如下：

- (一) 清華新額與其他國立大學等。
- (二) 各級教師於任教五年或六年之後，得出國休假一年，由學校擔負旅費及安家費。
- (三) 圖書及儀器儘量補充。
- (四) 教師為研究便利計，得請求減少授課鐘點。通過這種條例的用意在吸收有志研究者。如學者看重薪額，他們不必到清華；如他們看重研究的便利，他們就會到清華來任教。以後這種條例居然發生預期的效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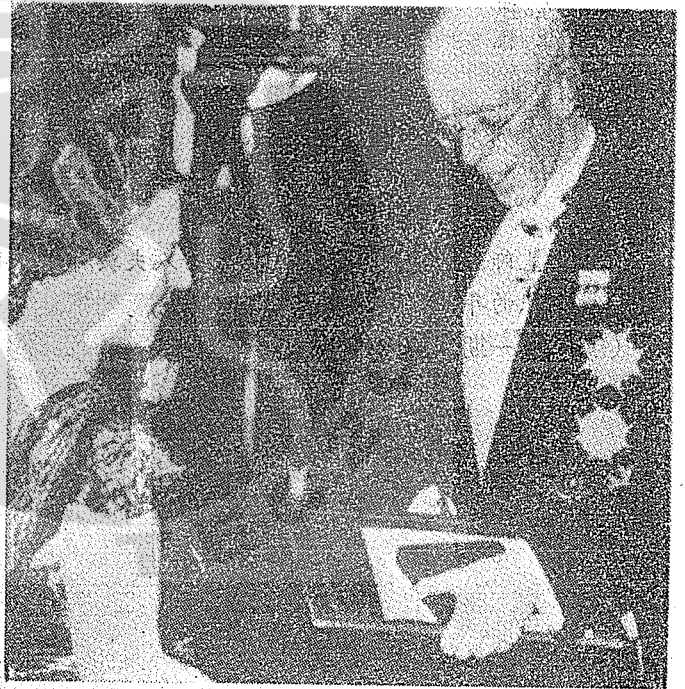
「清華在梅校長的時期是平穩發展的。他的作風是多作事少說話的作風。他愛護清華的心思，雖然他自己不說，是一般師生及校友都知道的。」

筆者手中留有蔣廷黻親筆撰寫的這篇散文原稿，相信是他留下的極少的親筆散文稿，將於下期本誌製版刊出，敬請讀者先生注意。

（頁一十五見文）圖插「府華在年暮黻廷蔣」谷周



（上圖）蔣廷黻（前排左五）民國四十年十二月在巴黎出席聯大第六屆常會與中華民國代表團全體團員合影。  
（下圖）民國二十八年任軍事委員會別動總隊長時的康澤將軍戎裝照（文見一三八頁）



賽珍珠自傳插圖

（文見六十頁）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賽珍珠（左）在瑞典京城斯達哥爾摩自國王手中領取諾貝爾文學獎，這一次得獎主要原因原因是她描寫中國農民的傑作小說「大地」一書得獎。

